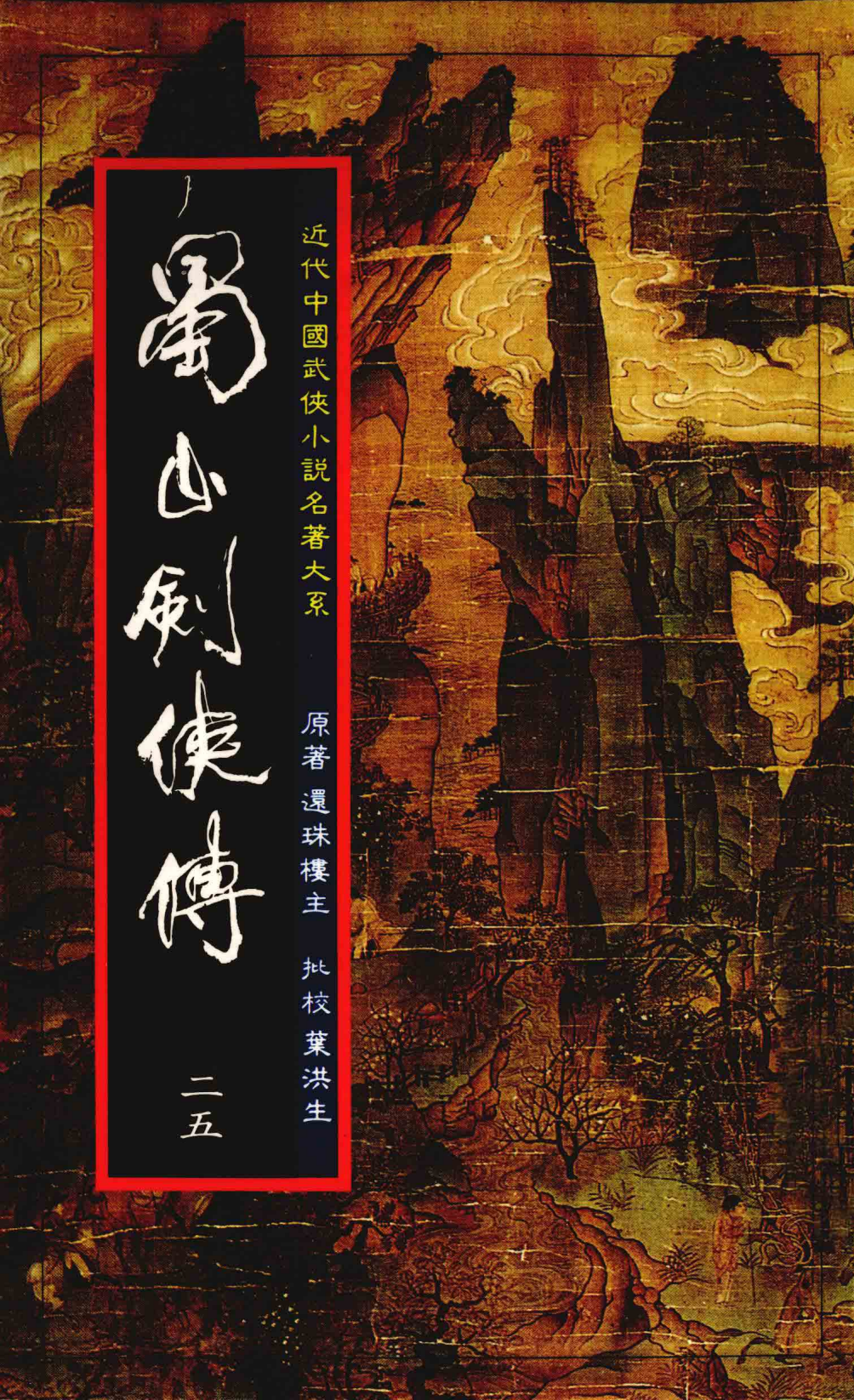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還珠樓主 批校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二五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二五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1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五冊

著者 還珠 樓主

批校者 葉洪 生

發行人 王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三〇三回

晤仙靈 暢飲青瑤乳
探寶庫 言尋黑海碑

隱形彈琴樂
何如？高情
雅致見此竹
！

話說笑和尚因對方暗以客禮相待，不便再用玉環查看，祇得同往林中走進。耳聽琴音甚美，從所未聞。隔林內視，見那瑤琴橫在一張白玉短几之上，形製十分古雅，琴音盪漾，自然入妙；仍未見有人影。暗忖：「主人既將我們引來，何故不肯相見，奏這瑤琴作什？」心中尋思，人已走入林內。

見那方竹約有兩寸粗細，節長二、三尺，質似珊瑚。上面朱葉紛披，光影浮泛，鮮豔非常。竹下淺草蒙茸，間以雜花，五色繽紛，與碧草相映，格外好看。玉几、玉墩又都整塊羊脂美玉琢成。石岸微高，突向湖中，前臨碧波，後倚繡崖，奇石異花映帶左右。

甄兌笑說：「此地景物靈秀，雖不似紫雲宮那麼雄奇壯麗，別有一種清空靈妙之致，自具勝場。主人隱居在此，清福不淺。」

話未說完，笑和尚暗中查看，見那琴弦好似有人勾撥撫弄，知道主人隱身石上。方想設詞探詢求見，琴聲忽止。

前有神蛛之夫，此有墨龍之妻；又見陰陽對比之妙。惟盧姬乃一老魅耳！什麼「太仙婆」——此爲峨嵋羣小專用稱呼。

隨聽石上有一女子口音說道：「諸位道友遠來不易，幸蒙光降，實是前緣。先前外子因荒居遠在遼海，凡人為海中惡浪所阻，固不能到；便是修道之士，千百年來也祇三數人由此經過。內中一位，乃東極大荒前輩女仙盧太仙婆，還是愚夫婦請來，除此便無人跡。初見諸位，未免懷疑；後來看出無心經過，未存惡意。外子雖是得道千餘年，無奈前孽太重，未脫孽骸，自慚形穢，本來羞於見人；後見諸位道友來意真誠，方將諸位道友引來此地。」

「初意祇由外子略現形跡，以酬枉顧雅意；忽奉恩人盧太仙婆十萬里外飛書傳示，才知諸位道友此行來意和所帶法寶。愚夫婦本身有一難題，至今未解，自由北海成婚之後，遷居此地已九百年，便為此事延遲，至今不能修成正果。如蒙鼎力相助，感恩不盡。」

笑和尚聽出主人好似水中精怪修成，先見三角墨龍便是此女之夫，越發驚奇。又聽說奉有南星原前輩散仙盧姬之命，知是師門至交，想借四人之力成全這一雙夫妻。初意女的也是水中鱗介之類，想係形貌醜怪，羞於出見。祇奇怪水中精怪怎會有此高情雅致，不特撫得一手好琴，連所居花樹泉石一切佈置，無不別具匠心，一塵不染；略一尋思，微笑答道：「盧老前輩師門至交，主人既與交厚，又於十萬里外飛書傳示，我四人決無推辭。祇不知所說何事，我等能否勝任？飛書是否仍在主人手內？可否借觀，以便遵辦？」

隨聽女子答道：「飛書仍在，便當奉上。事雖艱險，但諸位所帶法寶正可合用。祇消用碧磷衝開路，再用香雲寶蓋防身，便可深入；將那一十七粒靈丹、幾件法寶、一道古人的靈符取了出來。愚夫婦固拜恩賜，便北海所尋水仙也感大德。可惜第四重寶庫禁法未滿時限，尋不到

又歸峨嵋派
所有！還珠
錦上添花、
樂此不疲，
無怪異派旁
門之士皆不
服氣！

它的門戶；否則，以諸位道友法力和那幾件至寶，攻破庫門，並非難事。看盧太仙婆仙示，好似庫中藏有一部道書，應為貴派女同門所得。今日如仗鼎力取得靈丹，愚夫婦願代諸位留守，候那女同門到來，引往取書；免被左道妖邪發現，明偷暗盜，又生枝節。不知尊意如何？」

說罷，琴几上忽多了一封柬帖，乃蕉葉所書，捲成一筒，對面飛來。笑和尚接過一看，方自心喜，互相傳觀。

隔了一會，又聽女子說道：「外子性情古怪，性又多疑；雖是多年夫婦，惟恐貧道捨之而去，以致難見外人。佳客到此，又蒙仗義相助，再如隱形對談，殊非敬客之道。適才和他爭論，又經盧太仙婆指示前因後果，已然醒悟，化棄成見。但他本身暫時還不能當面接談，祇好恭候諸位再來相見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對面先是一片黑光閃過；跟著又是銀光連閃，石墩上突現出一個白衣妙齡道姑，正自起立，面向四人盈盈下拜。

四人見那道姑穿著一身白如銀雪的道裝，生得秀媚絕倫，美麗入骨，一身仙風道氣，那像異類修成之人。因見盧嫗仙示，祇說湖心之下是一極大海眼，自男女主人由北海受一左道妖邪逼迫，逃來此地；發現海眼之內有一極深長的洞穴，內裡門戶甚多，均有仙法禁制；因愛當地景物靈奇，更有千年珊瑚林和各種瑤花琪草、珍禽異獸、魚龍之類，心生喜愛，始定久居。

一面由男主人用腹中丹氣將海水逐漸辟開，使其中空，將四外和頭上的海波隔斷；一面潛往遠近各島，採取各種靈藥仙果種植其中。等到地方越開越大，功力也越深厚；四外海水全被

所噴丹氣托住，好似一座極大晶幕，將方圓千餘里的山林景物一齊罩住。一面夫妻合力去往海眼之內日夜查探。最後運用法力破去頭層禁法，現出一座神碑，朱書古篆，大意是說：

此洞乃古仙人益肇所居洞府。飛升以前，將生平幾件降魔至寶和各種丹藥靈符，藏在三、四兩層寶庫之內；誰能得到，便是有緣。凡人服上一粒靈丹，當時便可脫胎換骨，至少成一散仙；如是異類服下，立可脫去舊有形骸，化為人類，法力神通也必增高不少。

男主人為此守候多年。中間曾遇昔年強敵尋上門來，眼看危急，適與盧嫗海上路遇，打敗妖人。隨即現身指點玄機，令再守候一甲子，如有危難，可用所賜信香求救。過了些年，仇敵又約兩同黨上門尋仇，來勢十分猛惡。男的眼看危急，幸而女主人機警，長於應變，暗點信香；盧嫗元神當時趕到，用吸星神簪將妖人邪法破去，全數殺死，解了危難。女主人感激恩義，苦來拜師。盧嫗不許，說自己渡過末次天劫，便可成道；傳衣鉢的門人祇有一個，名叫白癩，決不再收弟子；姑念誠求，收為義女，仍允遇機相助。

當日盧嫗算出前因，知道四人帶有子午宙光盤、香雲寶蓋和鬼母朱櫻的碧磷衝，正可開那當中寶庫。此是彼此有益之事：男主人龍玄得到靈丹，立可脫胎換骨，重化人身，由此成道。靈丹共是十七粒，內中七粒專備男主人脫體化身之用；下餘十粒具有凝神固魄，無上靈效。

此去北海，以眾人之力，固可將那水仙的對頭打敗，但必除他不了，早晚仍是後患。對方神通廣大，來去如電；法力既高，又煉有幾件前古至寶，記仇之心極盛；一個不巧，狹路相逢，難免受他暗算。

要緊處。

此人除卻天性乖僻，剛愎自用，和水仙死對頭而外，別無十分過惡，照理也不應對其斬盡殺絕。最好將那十九靈丹帶去，如法施為；到了最後關頭，祇消用上三粒便可化敵為友，了此仇怨。不過那怪人自恃得道年久，平生最重恩怨，雖然消恨退去，決不輸口。盧嫗令女主人轉告四人，可照楊瑾所說行事。……等語。

四人看完，見女主人已然現形，連忙答禮，請其引路前往，並問姓名。初意男的既是水中蛟龍，女的也必是他同類；怎會這等仙根仙骨，靈慧美秀，看不出一點異類修成的形跡？

女主人似已覺查，笑對四人道：「諸位道友見貧道外子那等形相，以為真個水族修成麼？」笑和尚素對女人面嫩，知被看破，臉上一紅。未及答話，主人隨笑道：「此事難怪道友多疑。實則貧道固是人修成，便外子本身也非水中鱗介；此事一半夙孽，一半自作自受，說來話長。開那寶庫尚須時日，不是當時可以成功，諸位道友尚有北海之行，無暇多言。盧仙婆仙示原是兩頁，此時尚難詳告。此去北海，見了絳雲真人陸巽，可說黑刀峽下海仙洞鏡天湖，住有他昔年北海舊鄰老友；他自會說出詳情。如仍礙難，不肯明言，英雲姊妹不久必來此地，諸位就知道此中因果了。此是貧道鼓琴之所，難於待客；請到荒居稍坐，略嘗此間靈泉玉液，和由南、北海移植來的瓜果如何？」

四人見女主人不肯明言名姓、來歷，又聽說英雲姊妹不久要來，知有難言之隱，也就不再多問，同聲謝諾。主人隨請四人同行，緩步由來路花林之中穿行出去，走往前見危崖之下。

四人見那洞崖，陰黑幽暗，深不可測，隱聞波濤之聲由下面傳來，主人仍未停步。暗忖：

「難道所居宮室便在崖底不成，這等陰晦的水洞如何住人？主人既說款客，決無此理。」心念才動，主人已向前引路，往崖洞中飛下。

甄氏父子久慣水居，還未在意。笑和尚卻覺主人在此洞中待客，豈不氣悶？先前祇說當地景物如此靈妙，所居必是貝闕珠宮，金庭玉柱，五光十色，氣象萬千；那知這等光景，黑洞洞的，連點光亮都見不到！心想：「早知如此，還不如就在原處立談，還好得多呢。」心正好笑，賓主五人已往洞中下降。約有十丈遠近，地勢忽然展開。四人各用慧目查看，當地好似整座山崖由內掏空，地甚廣大，祇是陰暗無比，主人下降頗緩，不便越過。

甄兌忍不住問道：「主人仙府便在這洞內麼？」

話剛出口，忽聽殷殷雷鳴之聲起自地底，暗影中好似兩面洞壁均在移動，雷聲隨止。緊跟著，眼前一花，大放光明。定睛一看，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身已落向一座水晶宮闕之外。

珠宮貝闕已見慣，固無足爲奇；然由黑暗入光明仙境，則又推陳出新矣。

那水宮高約十丈，通體水晶建成，上蓋瑤瓦，質如翠玉。前面一座大牌坊，也是翠玉建成，高約五丈。賓主五人正立坊前，往裡走進。遙望晶宮，共祇五座宮殿，作梅花形矗立地上。由外望內，晶牆厚約四、五尺；內裡立著十根黃金寶柱，大可合抱，光體輝煌，壯麗無比。由牌坊起直達宮前是片平地，廣約數十畝。兩面均是花林，香光若海。初來時所見長頸龜身、四足一爪、身長二十餘丈、似龍非龍之物，不下四、五十條；和沿途所見珍禽奇獸，均在林中出沒遊行。樹上更有許多大小翠鳥飛鳴往來，嬌音婉轉，如奏笙歌。

主人一到，所有大小珍禽異獸，連龍形怪物一齊飛鳴來迎。女主人微笑插手，便各退去，

同隱花林之中。

一會走到宮前，四人見那宮門又高又大，形似整片水晶，通體渾成，不見一絲縫隙。如非四邊各有一條金線，上面更有不少拳大金釘和兩個尺許大的金獸環，決看不出門戶痕迹。方想：「主人隱居在此，輕易不見外客登門，為何宮門緊閉，常年不開？」女主人已越眾上前，朝那金環上用玉指略彈了彈。回顧四人，笑道：「諸位道友，請暫相候，等貧道更衣出迎如何？」

笑和尚沿途留心，本就看出主人形體，不似生人那麼凝固，好似元神煉成。尤其所穿道裝非網非絹，霧約煙籠，若隱若現，隨時變幻，從未見過。心正奇怪，聞言方答：「主人無須如此多禮。」主人已含笑，把手一揚，人便隱去。

笑和尚見宮門未開，慧目法眼注視之下，似見一絲銀光，在門環中閃了一閃；這才斷定，先前所見果是主人元神，想係撫琴時周身赤裸，故此不肯見人。祇不知那形似煙籠霧絹的道裝，是何法寶？憑自己的慧目法眼，竟未看出何物所製。主人未著衣服，幸而未用玉環查看，否則，彼此都難為情。聽那女主人之言，他那丈夫本是修道之士，怎會成一妖龍？多年恩愛夫妻，又在一處同修，何事多疑，連人都不許見，是什麼緣故？越想越覺這男女主人情事奇詭，令人莫測。如非盧嫗仙示，那湖中寶庫靈丹，與絳雲真人陸翼成敗有關；如在平時相遇，似此形跡可疑，藏頭露尾，真不願管這閒事。

莫測高深，
故弄玄虛，
正是還珠之
奇！

笑和尚正和甄氏父子傳聲低語，忽聽笙簫細樂之聲起自宮內，一陣香風過處，宮門開放，跟著，便見女主人帶了一隊手執香花提爐的男女幼童，各穿著一身薄如蟬翼的白色仙衣，迎了

出來。

四人暗中留意，見那四十多個男女幼童，美醜不一，卻都一般高矮，一望而知是些異類修成。內中祇有兩個女弟子像是人類。再看主人先前所穿形似煙縷的服裝，已然換去；仍是一身純白，但似蛟綃冰蠶所織，形體也與生人無異，知其元神已然復體。

四人方自稱謝，主人見眾對她注目，似有覺查，玉頰微紅，嫣然笑道：「貧道常年枯坐，有時無聊，祇以元神出遊；素喜琴瑟笙簫，時往天鏡湖邊偶然撫奏。說也慚愧，祇為外子昔年對我癡情太甚，甘棄仙業，倒行逆施，致中妖人詭計，化身妖龍；雖幸道基堅定，借此躲過一場四九天劫，至今仍是異物。因見貧道昔年雖仗他捨身相助，得免大難，後來蒙盧太仙婆憐憐，竟有成道之望。性又好潔，他因身化妖龍自慚形穢；又恐我道業將成，棄他而去，任怎分說，也不許貧道自行出外。此地以前佈滿海水，自愚夫婦來此，才行開闢。

「外子附身的妖龍，有五千年以上的道力，所煉內丹頗有妙用。外子當初因受仇敵和妖龍夾攻，原身已毀；仗著多年修為、玄功變化，和兩件前古奇珍之力，將妖龍元神禁閉在陷空島側地竅之內，佔了妖龍軀殼，連那內丹元氣也被收來。彼時逃難心切，本身元靈雖與妖龍相合，難再重化人類；又捨不得把本身多年苦功，和妖龍數千年所煉內丹元精真煞付之一旦，自行兵解，但暗中也佔了不少便宜。

「上面和四方的海水均是外子所噴丹氣，與本身元靈相應，稍有警兆，或是外人入境，立被查知；我便負心，真想逃走，也辦不到。就這樣，仍不放心。知我愛惜原有形體，特意將其

真乃「癡」龍也！

禁閉宮中，祇許元神在他丹氣籠罩之下千百里內，往來遊行。每一出遊，他必緊隨在側，不肯離開。我見他癡得可憐，又氣他不過，近來率性就在適才撫琴的鏡天湖上撫琴，或是欣賞千尋碧波透射下來的明月。有時一坐經年，連元神也不離宮一步。

「諸位來時，他早知道；因來人隱形神妙，先看不出是何來歷，祇知有人想要衝破上面氣層，強行飛下。他那丹氣，近年功力越深；差一點的人，休說衝破，人早入網。後來覺出厲害，恐有損耗，祇得自開煞層將人放下。用盡方法，查看不出來人影跡，恐是仇敵，心正憂疑；及至諸位誤入陣地，這才看出不是左道妖邪一流人物，但仍拿不定是敵是友。」

「那神峰共是七十二座，乃是昔年所得前古奇珍佈成的陣勢，表面祇現三分之一，內中頗具變化妙用，多高明的隱形法人陣立破。外子滿擬將人困住，盤問明了來意，相機應付。不料來人法寶神妙，法力高深，眼看困住，忽然穿地遁走。正由地底追趕，貧道忽接盧太仙婆仙示，將其喚回。不久，諸位道友尋來，竟是命中福星，喜出望外。」

「這裡便是愚夫婦日常居處之地。他因前古仙人遺留的水晶宮室，經他盤據，地上時有腥涎狼藉，氣憤非常；方才借著貧道和諸位道友對談之便，剛打掃乾淨。當中寶座四圍是他常年盤據之處，地上仍留有痕跡，貧道平日在上打坐，他便環繞身旁。這等苦光陰，已近千年之久。至於貧道身世，實有難言之痛；便緣雲道友昔年與外子至交，又是日常相見的近鄰，也祇知其大概。貴派英、雲姊妹中，有兩位雖是紫雲宮舊友；相隔千年，縱令現在法力高深，洞悉前因，見面時，貧道不提前事，也恐未必能夠想起。舊日姓名已不堪奉告，如蒙不棄，喚我東陽如乎！」

何？」

說時，四人已由主人陪往當中宮庭珊瑚椅上，分別就坐。珊瑚寶座就在四人前面不遠，隱聞異香。細一查看，當中寶座乃整塊萬年碧珊瑚雕成，形製古雅，光彩耀目。座後有一白玉屏風，上面煙霧浩蕩，隱露鱗爪，有如神龍潛身其中，飛舞如活，知是一件奇珍，方自暗贊；再低頭一看，環著寶座果有一圈龍蟠痕迹。料是主人平日盤踞之地，因其年歲太久，那麼堅厚的水晶地面也成了一環凹槽。再看四旁，五、六尺粗的黃金柱上也有龍蟠之跡。

天下竟有如
此癡情之龍
！可爲「盤
龍柱」另闢
新解。

設詞一探，才知男主人把女的愛逾性命，雖因附身妖龍，無法親近；每當女的寶座入定，或是無事閑居，便將身形縮成丈許大小，環繞身側成了一圈，將女的圍在中央；昂頭向上飽餐秀色，專一眼皮供養，心坎溫存，永不離開一步。又因女的好潔，自身腥涎難淨，有時意極，情不自禁朝女的身上微一親熱，立生悔恨，飛往兩旁黃金柱上盤起，流淚求恕。

女的雖然憐他情癡，但因此舉關係雙方成敗安危；如其熱情如火，一旦不能自制，元神裂體而出，立成兩敗。沒奈何祇得故作不情，厲聲喝罵，以粉身碎骨相挾，一任男的哀鳴求告，始終不肯假以詞色；表面情薄，內心苦痛已極。

男的一面癡愛日增，永無止境；一面卻防愛妻祇顧自己成道，又對他生出厭惡，棄之而去，常年憂慮，百計嚴防。直到當日接到仙示，得知孽難將完；女的本身是他屢次夙孽，竟為他至情苦心所化，不特災退福生，並還從此天長地久，同證仙業。祇等英、雲姊妹轉世重逢，便可將元神煉成形體，同返舊居，作一水仙夫妻，長享仙福。

四人聽女主人說時，喜不自勝，誠中形外，情感無形流露，連本不想說的話也無心洩漏出來。

且住！初鳳姊妹既是峨嵋羣小「千年前舊侶至交」，先前何以趕盡殺絕？

神龍見首不見尾。

笑和尚和南海雙童近年原聽諸葛警我談起，靈雲、輕雲、紫玲三人固是紫雲宮中的舊主；連嚴人英、李英瓊、和初鳳姊妹、青門島主朱蘋，均是千年前舊侶至交。另外還有好些水仙，有的轉劫來歸，有的尚在坐關受難，或是海外隱修；祇易靜、癩姑、李英瓊、余英男等躲過鳩盤婆之劫，重建幻波池，開府依還嶺。這般歷劫多生、尚未得見的昔年仙侶，均要來投，各奉英雲諸人以為宗主，光大峨嵋門戶，料知主人夫婦必與有關。

再探對方口氣，以前所習道法雖然自成一家，有異玄門正宗，決非旁門左道一流。想起本門人才輩出，四大弟子之外，英、雲、七矮一時並秀，日益發揚光大，定在意中。

正自心喜，忽聽龍吟之聲起自玉屏風中，音甚幽長，細而娛耳。抬頭一看，原來屏上煙雲浮動，鱗爪飛舞，竟是活的。隨見一條墨龍影子，先現出一個斗大龍頭，朝四人將頭連點，長嘯兩聲；跟著，身形一閃，屏上煙雲滾滾飛舞中，龍便不見。煙雲隨同消散，仍是一片白如羊脂的美玉。

主人見狀，似悲似喜，微嘆道：「外子因不願見外客，推說隱住後宮，暗中附身屏上。貧道坐處與屏風相背，不曾留意。方才諸位道友下問，因多感慨，無意之中吐明心跡，忘了外子尚在屏上，被他聽去。知我不會負他，歡喜非常，親向諸位道友致謝，現在已親往海眼佈置破禁之事。其實區區之心早想對他明言，一則，以前為了拒婚，騙過他好幾次，如無事實，未必

肯信；再者，外子為人任性，許多顧慮；如非知他脫困在即，又有佳賓在座，當英、雲姊妹未來以前，也真不敢洩露心情呢。」

正談說間，侍女捧來五個形製古雅、大小不同的古玉杯；中貯玉漿，色作純碧，向客敬上。四人知是瓊漿玉液，入口一嘗，甘芳滿頰，其涼震齒。方自誇好，侍女又用玉盤獻上各種瓜果，均是罕見珍物，雋美絕倫，芳騰齒頰。

主人笑說：「諸位道友屢生修為，又在峨嵋門下；聞說凝碧崖開府之時，八百仙人齊來赴會，所贈海內外的靈藥仙草、琪花珍果堆積如山；多珍奇的仙果也早嘗過，區區遼海荒島，所產之物，何足掛齒！倒是杯中青瑤乳，乃海眼地洞千萬年前靈玉液，經愚夫婦用各地移植來的八十餘種瓜果靈藥之汁釀配而成。本來質類空青，功能明目，人服少許，或點上一兩滴在眼內，便能透視雲霧，遠及千里之外；況又加上各種靈藥仙果，諸位道友道法雖高，服此一杯，也不無小補。」

如此玉液瓊漿，仙家少見！

「我知北海之行為時尚早；此山天生靈景頗可遊觀。反正早去無用，一個不巧，遇途左道妖邪，甚或誤事；再說，那寶庫也非即時所能攻破，上來使用宙光盤固可成功，但那藏珠寶庫也是一件奇珍，將來送往幻波池也頗有用，毀了實在可惜；依我愚見，先陪諸位道友遊玩全山。到了下手之日，先請二位甄道友用鬼母碧磷衝，由頭層地底穿入二層，由內而外，將石碑上所說的禁制法牌取下，如法施為，二層門戶自然開放。到了三層前面，查看有無古仙人所留仙示；如其無有，再用前法，將三層門戶開放入內。」

青瑤乳亦勢
利眼，見有
峨嵋來客，
倒會湊趣！

「這樣不問如何，先將那封閉洞門的兩面法牌保存下來，不致毀損；等尋到頭層寶庫，相機行事。照神碑所說和盧太仙婆飛書，彷彿那寶庫能大能小，可以移動，祇要兩面法牌不毀，便有開閉之法。仙示又曾提起，香雲寶蓋與宙光盤缺一不可。我知香雲寶蓋祇作防身之用。進頭層時，必須用碧磷衝地底開路，寶蓋用以防身，不去說它。那宙光盤裡子午神光線具有極大威力，無論任何物體、五行真煞，祇一挨上，便即消熔毀滅化為烏有；妙用神奇，不可思議。既然非用不可，怎能保全？為此我還有些不解。那海眼與地殼相連，所差祇數百丈；所用法寶威力太大，到時尚須小心，免生意外。」

四人初意，以為主人被困多年，難得盧姬仙示指點玄機，機緣巧合，千年難遇；定必急於成功，延往宮中稍盡地主之禮，便催下手。一見這等安閑，從容不迫神氣，好生奇怪。再一留意，竟是故意延宕；等眾吃完酒果，又令侍女獻酒，接連三次獻過。四人因其意態慇懃，又知仙釀具有好些功效，並未堅拒。可是每一取酒，每隔好些時刻。歸吾性急，到末次上，見酒來更遲，並且不曾裝滿，笑問藏酒之處相隔遠近？

主人聞言，笑答：「並不甚遠，祇是那青瑤乳每隔些日才有數杯，又是見風即化；雖能行法吸取，量仍不多。每次取用，必須將原釀的酒用玉杯盛了，放到乳源之下，聽其下滴；滿了一杯，忙即蓋好，不令見風。今日也是湊巧，乳量甚多，從來所無。我知此乳於諸位道友頗有益處，幸蒙仗義相助，意欲借此稍報大德。本意每位祇敬一杯，尚恐不能如願；誰知侍女來報，今日乳量奇豐，大出意料。又見諸道友頗喜此酒，故再命取奉客。不料二次取後，玉液仍

未枯竭，料定諸位道友仙福深厚，有此奇事，連貧道也隨同沾光。直到三次往取，量方大減，故此末次祇多半杯。諸位道友莫輕看了它，飲完，請隨貧道遊觀全景如何？」

又隔一會，主人方請同遊，並未由原來人口走出。先把五座宮殿遊完，見了不少奇珍之物。到處珠光寶氣，耀彩騰輝，令人目迷五色，眼花撩亂，觀之不盡。末了繞往後宮，和前面一樣，宮門緊閉不開。主人剛把秀眉一皺，忽見一絲玄色精光由身後電馳飛來，射向門上，雙門立時大開。主人請眾同出；和前宮一樣，也是一座極高大的玉牌坊矗立後宮門。

主人引了眾人走過牌坊，前面現出一座金橋。賓主五人連同隨行二女弟子剛走上去，眼前似有一片烏油油的光華自頭上飛過，一閃不見。耳聽殷雷之聲對面潮來，由橋下響過，金橋似在駛動甚速；一會停止，又一玉坊阻路，內裡雲煙變滅浩蕩如海。正用慧目查看，彷彿內裡具有好些山嶺花樹，祇看不真，人已走到牌坊之下。主人隨挽靈訣往前一揚，煙雲立開，眼前倏地一亮，現出大片峰巒崖壁。到處佈滿奇花異卉，百里香光，宛如錦繡，美景無邊，令人應接不暇。

似這樣，每經一處，主人必定從旁指點，不厭求詳。四人看出她想盡方法，沿途延宕；幾欲探詢下手時刻，均被拿話岔開，對於來客卻是承情已極。人既美豔，話又溫柔，態更誠懇，使得人不好意思違她心意。反正為日尚早，祇得聽之。

那一片海底山，方圓千數百里，地域廣大，靈景又多，不是一、二日內所能遊遍。當地北極邊界，海中又無晝夜，終日光明。四人貪看奇景，再為主人誠懇溫柔的意態所動，祇願隨同